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記九首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曰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土貢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

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令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

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又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序所謂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之意也庳音鼻史記作鼻河東薛公伯高也然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伯高始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又云既底于理似非初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名其曰甚時謫永州記必將名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

若㾑而起㾑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滕踴相視踴音誰

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

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

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

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

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

蓋將教孝悌敎一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

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癃(音隆)公起其羸瞽童之嚚(瞽音苦)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乎鬼

神明一無字愷悌逹于蠻夷愷一無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顧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亦同實不原其説甘茂傳秦王遣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此記息壤之説皆取此以爲説

公時在永州作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甓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

持鍤者盡死鍤剎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音幾由祥也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説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䕺石（䕺與叢同）穹若洞谷蓊若林麓（蓊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龕音

堪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說文清水也坻烏知切說文小渚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楩毗連切木似豫章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薈音檜步武錯迕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温風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陿胡夾切隘也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遨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窅伊鳥切）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集中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亭記又當作於前）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篠音）

小蕩音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一無乎字乃取官之禄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

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據記云余名在黨人云云記當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也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

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户户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

鑿大昬之牖闢靈照之戸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戸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據記云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就記當作於元和十二年云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彌兖切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戸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

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㦙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横衢音逵月令曰衢端徑衢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㑹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

鍾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食稜切塍畦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序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馮公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

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亘切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語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音質大也明也及僧

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

廉隅毁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

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

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

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

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

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繢胡對切繒蓋

幢幡以成就之繒疾陵切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

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吳人呼水際為步韓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即此旨也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云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

獨有其號冐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冐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冐於號有以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聞兹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錡魚倚切左氏筐筥錡釜之器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錢音翦鎛音博詩臣工庤乃錢鎛周禮鈸氏爲鎛器注錢鎛田器刀鈇亦兵器也鈇音膚懐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

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音戮）斯可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又漢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覲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頁後八行執役而衛者案役字疑殳字之訛

第五頁前五行擊鼓警衆刊本擊訛繫據禮記鄭注改又榠古雅切榠也刊本榠訛稻據爾雅釋木改

第六頁前五行新豐渭南鄭刊本脫渭字又三原宜君刊本君訛居據隋書地理志增改

第六頁前六行二十二縣刊本下二字訛三據隋

書地理志改
第七頁後四行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刋本七訛士據漢書高帝五年詔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文公十六年刋本十六訛九又宣公二年刋本脫此四字據左傳改增
第十六頁前一行頤勒于金石刋本勒訛訪據校宋本改
卷二十七第三頁後三行乃經工庀材刋本庀訛

化據校宋本改

第八頁前二行怒若虎闘企若鳥厲刊本二若字俱訛者據文苑英華改

八頁前六行非人力也刊本脫力字據郭雲鵬本增

八頁前八行莫究其極刊本莫訛若據郭雲鵬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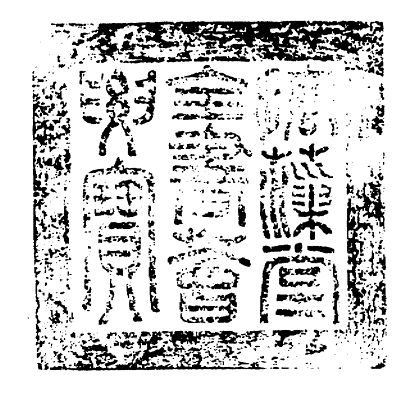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三行公壽萬年刊本脫萬字據文苑英

華增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四行今而乃誠吾告故也案
郭雲鵬本注云一本今字下有令人二字

第四頁後三行甘茂盟息壤刊本息壤訛壤息據
史記甘茂傳改

第四頁後四行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刊本堙
訛湮據史記索隱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記山水十一首

游黄溪記

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黄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黄神王姓蓋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浯音吾水名）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閭江切水名）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或無神祠）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憩一丘列切論語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蓄膏渟來若

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頦頷斷齶頦胡來切頤下也頷戶感切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斷魚斤切齒根肉齶五各切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

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然皆次第而作此作於元和四年記所載也

自余為僇人僇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抵一作指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

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火加切峆岈山深之貌洼烏瓜切水也汙也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回切又薄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塿力狗切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

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據潭西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亦元和四年文云下二記當總此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鈷音古鉧字諸韻皆無從母字唐韻作鉾下注云鈷鉾也鉧疑是鉾莫浦切又莫朗切并注云鈷鉾也鈷鉾乃鬲具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莫貝切水名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

且十畒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下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貿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潨在公切水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嶔音欽）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

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音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灃音豐鎬下老切鄠音户則貴游之士一無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嵁五男苦男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龔一作龔

崔氏二小生即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遣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渇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渇音若衣褐之褐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嶂音障瀨音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轇轕水石（轇音膠轕音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葧香氣（蓊烏孔切葧音勃）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泉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徒充切白儵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

八日竭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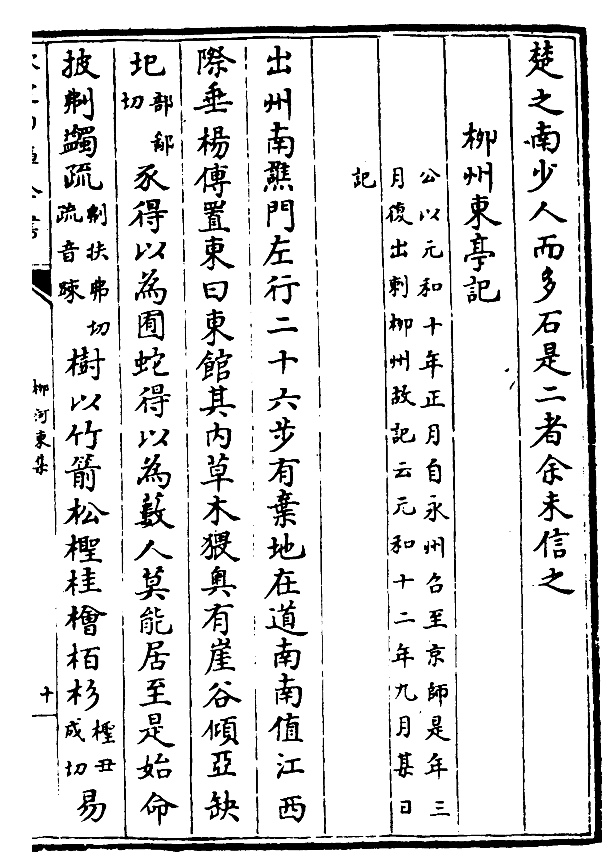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其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欐力計切梁棣名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公以元和十年正月自永州召至京師是年三月復出刺柳州故記云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部鄙切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剕蠲疏剕扶弗切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成切易

為堂亭易以是切峭為杠梁杠音江說文牀前横木一云旌旗竿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横環嶛潤瀴灣嶛音聊亦作嶛瀴伊盈切灣烏還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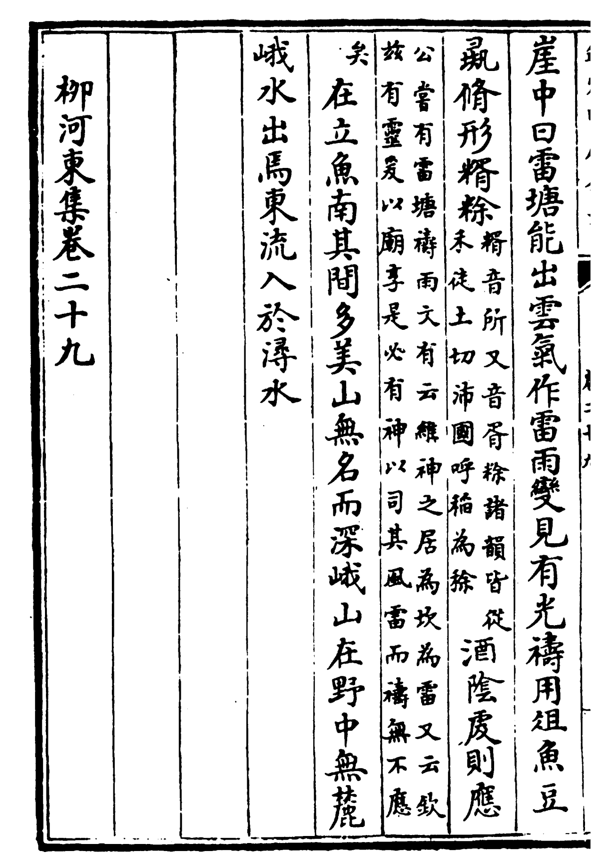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剌柳凡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涯（戶對胡對二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顛咸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

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員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古切皆獨立不倚北枕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一作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黒燭之髙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黒已

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蒲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樫多櫧多篔簹之竹篔音員簹音當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咨李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人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糈音所又音胥稌諸韻皆從禾徒土切沛國呼稻為稌）酒陰虔則應（公嘗有雷塘禱雨文有云維神之居為坎為雷又云欽茲有靈叓以廟享是必有神以司其風雷而禱無不應矣）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馬東流入於潯水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柳河東集卷三十

唐 柳宗元 撰

書明責躬六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己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

痳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腹中結痛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瘴音障忽捧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為人肓音荒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

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一作末路阨塞臲卼臲五結切卼音兀不安也凡事壅隔一作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音詆旁午構扇盡為敵讎一作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

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寛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癈痼（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獠夷名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腸（一作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一作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一作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一作慄慄然或作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謂遂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

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奚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縈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音管又古玩切）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毁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撾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箸婦翁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趙陟爪切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諡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無古人之實一有為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慚而送還

此真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鍾儀南音卒獲反國（成九年左氏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乃厚為之禮使歸求成南音楚聲）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欒盈出奔楚范文子因叔向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騎危（痤才戈切騎音奇）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蒯通據鼎耳（蒯苦怪切）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

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

張蒼韓信伏斧鑕鑕鐵鍖也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

酈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

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其後以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

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爲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說文恇怯也淟涊垢濁也楚詞切淟涊之流俗恇音匡淟涊音腆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恐懼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覼縷說文好視也一曰委曲工力禾切下音呂覼當從爲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時

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傳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誨之即憑之子公嘗遺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書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則此書當在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儁音俊）難

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一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姓澹臺名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召見之為令狐畧等讒之竟不獲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晋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景畧王猛之字云是皆終日號嗚大咤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史記

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拒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王乃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及括之母諫趙王以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遂將其後果敗

馬謖得以惑孔明

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又令統大衆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音縮起也

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寡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

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

蜀志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建安十九年先主為漢中王以靖為太傅

近

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隷而（一無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

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兹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信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理之本也茍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茍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

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令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倫追切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

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之道之一作大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少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

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笑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

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高才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誇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眊音冒目少精）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霾音埋說文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一無又字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廹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砝同說文堅也石狀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欝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茍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

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托嗣續恨痛常在

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布之座右一作下
賫切

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裴塤字行此書皆具惟不詳其爵位公時謫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闔吉語矣考

其時甞當吐突承璀誅鎮兾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是年作鎮兾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亦契丹人故書云奚虜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甞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授賣也不得者譸張排恨譸音輈訓也周書無或譸張為幻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以故名益惡勢

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鄭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已矣而嗔罵者尚不能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已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

知我豈下鄒子哉劉向别録鄒衍在燕燕有谷地寒不生五穀衍乃吹律而温氣至堪植黍今謂之黍谷然而不聦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閹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川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凡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凡嘗得一無數書二字無恙凡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

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據蕭俛本傳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其末云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盖有望於俛者如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之叛至元和五年七月赦王承宗正有望於賊平慶宥可及罪謫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向者進當䠞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閒哉其門一作造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媢音冐妬也其可得

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
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
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
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一作言）僕以悅
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
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
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

身矣非是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凡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重上聲膇他偽切釋文足腫也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瘆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鴂音決孟子南蠻鴂舌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曉馨幺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

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陰說文不能言）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

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株敗腐株一作枿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召收䰟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虚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絪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以其年考之當在元和四年作建與崔羣敦詩最厚集中有送羣序嘗及之故此書末及裴應叔蕭思謙且及敦詩云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篆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一次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藋徒吊切聞人足音則跫然喜跫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

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一作塞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顫音戰髀音陛痺必至切濕病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說文虫也爾雅謂之蝮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疣一作痏羽軌切疻痏也

時到幽樹好石甃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使便耕田藝麻娶老

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四十年容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切又況羽切吹也僕豈敢衆

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遺
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
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
以此書見之勉盡誠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
宗元白

與顧十一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叙謂初與論同薦於京師是歲
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権擇士之柄明年
春同趙権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顧公益少連
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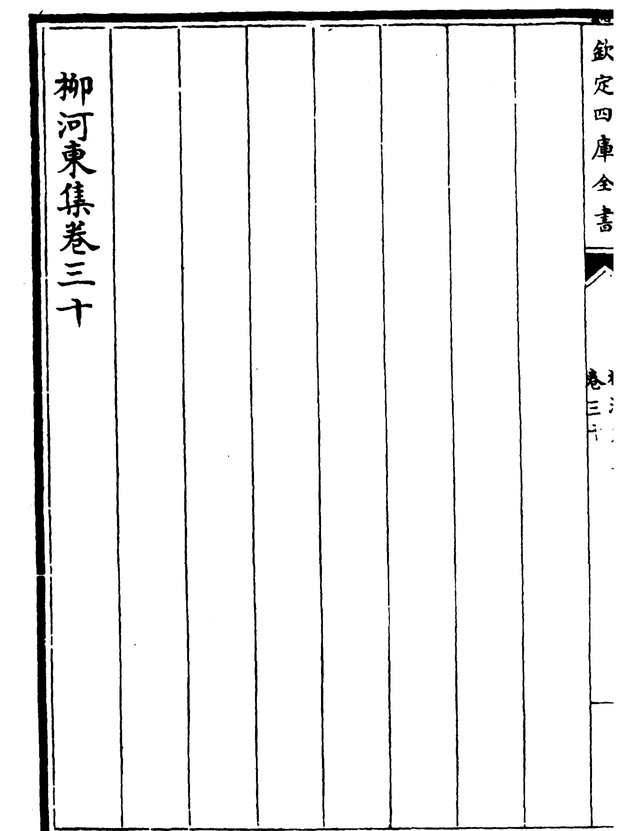
也少連傳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而此書云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則贈謚之榮亦諸門生之力歟傳又云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顔氏子豈師閔耶公時尚謫永州故懇懇猶有酬德之意云一作十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一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

咆趄趄咆呴句切吹也趄千余切趑趄也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飈卑遙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之人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向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

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數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瑑瑑者瑑音鑽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瑑瑑常流碌碌凡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恨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令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擯必刃切棄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

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向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流貌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書九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集中不見與公書言史事惟有荅劉秀才論史書具言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至引自古為史不克令終者為證公此書皆與韓問辨以為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荅之之意昭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為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二十一日其九

年之春與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虚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有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記録者有刑禍避不肯

一無有字

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一無宗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

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一作誡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

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公自狀太尉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官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公所為狀具載之史臣贊太尉又載公上史館狀中語曰柳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条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蒞事無一不可紀㑹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

侯徼畫容貌史記荊軻賛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青賛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留侯賛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且即如切令狐因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

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耶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此夢得所言易大衍也其論九六繼以揲蓍法曰九六數曰大衍論曰與董生言易凡三篇不能倫載今公以為初無異於穎達之說而以畢子董子為膚末於學而遂云云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頴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
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
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
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
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

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也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與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遠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公為天說以折韓昌黎之言劉禹錫作天論以公之說為未盡公反復以書問辯其詳觧見天說下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昭然矣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

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其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為天耶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蓏魯果切有核果無核蓏癰痔

之自爲癰痔癰音雍痔文里切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於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得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與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曰子以喻乎

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踰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捺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詞耳皆不足踰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羨延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嘗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為饒州書言巽封叔㨗也韓宣英曄也呂和叔溫也韓安平泰也凌生者凖也陸先生質一名淳有春秋微旨傳於世為給事中侍讀而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公貶於永州而陸亡矣公嘗為先生墓誌見於集集有呂溫誄卒於元和六年凌凖誌卒於元和三年今皆云亡友書當作於六年之後胥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然止當加在呂和叔上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名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也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

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少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旨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

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

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

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事在莊公二年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

陳事在宣公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

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

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吏吾重耳而立奚齊是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項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孽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於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與宗元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録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

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撿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啖音淡啖助也趙趙匡也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

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叔和亦字化光溫卒公嘗為之誄云由道州陟為衡州卒時元和六年八月則此書當在六年前也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

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令動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厖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

後世之訕怒輙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究一作救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一有別字白中正纇盧對切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輙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

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一有曰字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悳焉悳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於永文字往來為多吕道州之言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

與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烱若深井之下烱古迥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兹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

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者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黙辱居泥塗若螾蛭然（螾與蚓同蛭音質說文蟣也一曰水蛭）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一有獨字）賴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

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恭一名宗禮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教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營韓呂黎誌丹墓備書之令書謂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賛焉又云作東郛改市壓去比竹茨草之室正指此也恭後卒公又誌其墓具於集韋丹在江南時元和四五年書亦當在此時云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

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音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摘陟革切又他歷切）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鄂改市廛去

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蘖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窳以主切器空中病也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寛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晩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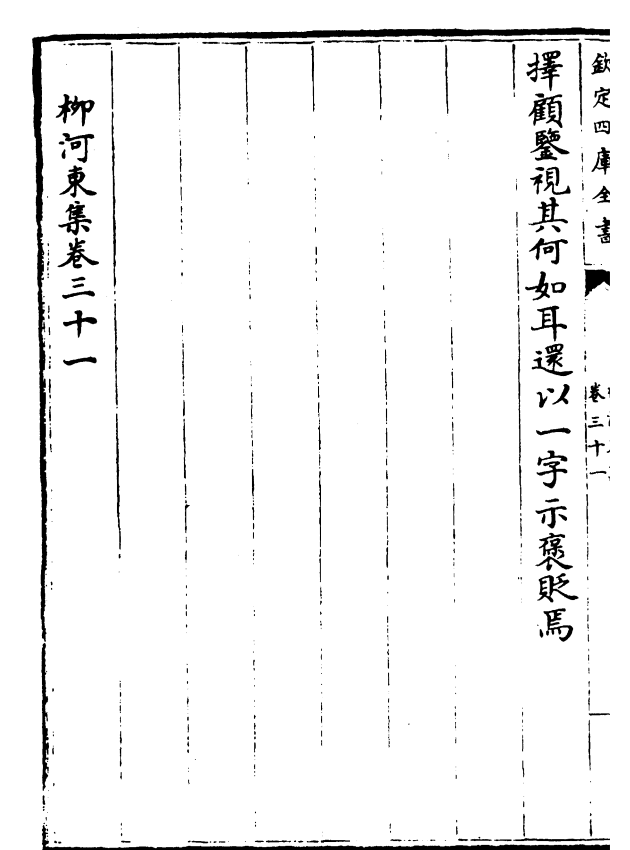
與友人論為文書

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在未謫時作貞元末年文也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刓吾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

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
縱臾而不克（縱子勇切臾音勇縱臾奬勸也）蹢躅而不進（蹢直炙切躅厨玉切）力
蹶勢窮（蹶子六切與蹙同）吝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
顯晦幸不幸繫馬談之辯訥升降繫馬鑒之頗正好惡
繫馬交之廣狹屈伸繫馬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
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
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馬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
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

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



擇顧鑒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二十九第六頁後三行隸而從者崔氏二
小生案此用左傳士有隸子弟隸字刊本隸訛
款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元和十二年九月刊本九訛十據
本篇文末句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在多姊歸案在字疑尤字之訛
卷三十第五頁後一行上乃赦之刊本赦訛含據
後漢書蒯通傳改

第五頁後七行文學卒史刋本史訛吏又除為從史刋本史訛使據漢書倪寛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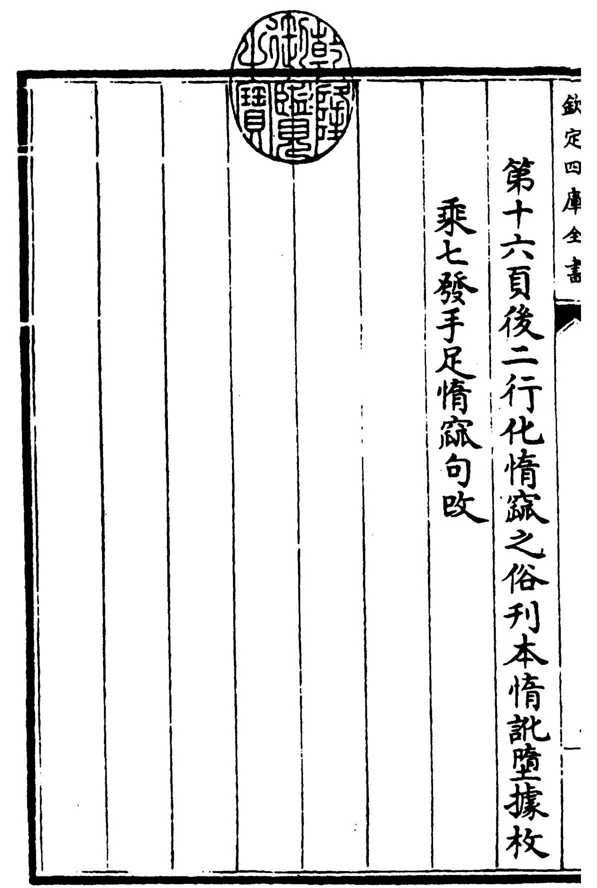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三行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刋本甚字訛作其心二字據郭雲鵬本改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七行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刋本脱者字據唐文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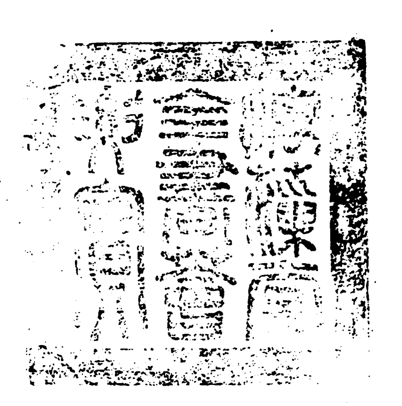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三行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刋本注訛著案此引繫詞韓康伯注今據改

第九頁前五行凌準誌刊本闕凌凖二字案本集有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凖權厝誌稱凖以元和三年卒與此句合今據補

第九頁後三行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刋本訛作亡友韓宣英呂和叔云云案上注云韓宣英元和十年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下文又云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則宣英此時尚在不得稱亡友今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六頁後二行化情窳之俗刋本情訛墮據校乘七發手足惰窳句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